

《江门九篇》之七

被翻页的甘化

尹继红

我1989年刚来到江门不久，就认识了江门甘化厂的两位年轻人。阿强是刚毕业的技术员，阿凤是制糖车间的工人。他们俩都喜欢写诗写散文。他们那天一起骑着单车到《江门日报》副刊部送稿，都显得既兴奋又紧张。阿强瘦瘦小小的，说话却很大声。阿凤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连衣裙，一直只是笑。后来我编发了他们俩的诗，并约定周日的时候送样刊给他们。

那时候的阿强和阿凤都住在甘化厂的集体宿舍。这是我第一次进甘化厂。一进厂我就开始有些激动，我确定我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一个创造财富和幸福的地方。那么大，那么多树，还有那么多房子，那么多人。人们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快步走在林荫道上，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自豪。后来我知道，他们脸上的喜悦和自豪是从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他们是江门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有企业的工人。他们有统一的制服；他们有自己的幼儿园和学校；他们还有自己的电影院和俱乐部；夏天的时候他们每天都享受免费的冰棍；冬天的时候他们有大锅炉烧热水。厂里的生产线是从波兰引进的，这里生产着中国最有名的“莲花牌”白砂糖，这里被称为“亚洲第一糖厂”。最令他们自豪的是，“江门甘化厂”这七个大字是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

阿强和阿凤脸上也始终洋溢着这样的喜悦和自豪。这让阿强显得更活力，让阿凤显得更好看。我记得，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我被阿凤迷住了。青年女工身上简单的、阳光的美，铺陈在我的心里。我经常在周末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穿过整座城市，来到甘化厂去和他们聊天、聚餐、喝酒。这时候，我已经知道电影《甜蜜的事业》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我时常想象着，年轻的甘化女工们一起走在厂区的林荫道上，快乐地歌唱：“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咯喂，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咯喂……”阿凤走在她们中间，笑容最是好看。

去年，我的女儿结婚了。婚房是在一个叫“西江悦府”的小区。那天我去她那里，站在阳台上望着眼前林立的高楼，我忽然惊觉，这个地方不就是以前的甘化厂吗？那些红砖墙、大窗户的车间呢？那些洋溢着喜悦和自豪的甘化工人们呢？瘦瘦小小的阿强和笑容好看的阿凤呢？我隐约记得，1992年的夏天，阿强娶了阿凤，不久，他们就双双去了美国。我不知道，去了美国的阿强和阿凤是不是还这样爱笑，是不是还在写着诗？但是，那个曾经无限风光的江门甘化厂真的已经翻页了。好几个环境优美的小区分享了它的地盘，也埋掉了它的荣光。

当然，在老甘化人心中，它的荣光是永远远闪耀的。年近90岁的徐鸿庆现在在

没事还爱在这一片转悠。穿行在那些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甘化职工宿舍楼之间的时候，他还恍惚能够找到当年穿着厂服去车间上班的感觉。然而，当他看到被林立的高楼团团围住的“江门甘化化工厂”的旧门楼时，他总会有些茫然不知所措。1957年，19岁的他进江门甘化化工厂，便再也没有离开过。1960年，邓小平同志来视察的时候，徐鸿庆就一路跟随，负责拍照。“那时候，江门市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20元，但是我们可以拿到40元。”徐鸿庆也很自豪，咧着嘴笑，“半条西江都是运蔗糖和运糖船。穿着甘化厂的工作服走在街上，真的有姑娘盯着你看。”

是的，西江上再也见不到排着长队的运蔗糖和运糖船。江门甘化厂被翻页了，就像它身边的西江逐浪随波。这在历史上是寻常，但是在很多人心上，却是冰冷而残酷的，就像这两天的天气。是的，这两天气温陡降，阴沉沉的。我不知道怎么，绕到了江边一座平卧在高高荒草之间的红砖楼后面。这里是江门甘化厂以前的制糖车间，是厂子里最亮丽的建筑物。是的，阿凤当年就是这个车间的一名快乐女工。因为一个工业遗产保护的项目，它幸运地被保留下来了。现在它的身躯上长满了杂草，还有几株数米高的榕树枝叶茂盛。窗户上的玻璃已经全部没有了，像在天空中画了一排整齐的格子。红砖楼一

端冲着高耸的楼宇和繁忙的车流，一端冲着宽阔的西江。我知道，连着西江的那一端就是它的码头，当年停满了甘蔗船。顽皮的孩子跑过，从船边抽一根甘蔗边跑边嚼，船主们也都只是笑笑，一点也不生气。现在码头边上有两个男人在钓鱼，他们的鱼护还是空的。他们在风中瑟瑟发抖地看着江面，我躲在红砖楼的角落里瑟瑟发抖地看着他们。

徐鸿庆经常会感叹：这么好的厂子这么就没了呢？我们会简单粗暴地告诉你，你看现在谁家里还老吃糖？其实我们都知道，事情不能这么简单地解释。老徐所需要的也不是一个解释，他仅仅只是感叹而已。没有了甘化的年轻人有他们新的精彩，不逃老徐当年。运蔗糖不见了，密密的甘蔗林也不见了，这片土地也不需要解释，它也坚信它的怀抱里会有新的生长。

我溜达在冷冷清清的甘化新农村里，望着那几座被围墙围蔽的、还没有拆除的旧厂房被密密的老榕树笼罩着，像一群腰身佝偻的老人，在风中感慨、牢骚。我记得30多年前，我和阿凤曾经一起在这里撒过步的。但是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真的翻页了。

猛然间，我一抬头，看见了新宁铁路北街火车站那座被废弃了大半个世纪的回楼，依然那么漂亮。楼顶上的大钟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依然“嗒嗒”，分秒不差。

文艺谈

在回溯中寻找本真

——读熊正红的《响滩，响滩》

麦秀芳

读完熊正红的长诗《响滩，响滩》，我的脑海中一下子“蹦出”了海德格尔那句诗——“诗人的天职在于还乡”。熊正红的故乡在湖南汉寿县，是沈从文笔下充满湘西风情的地方。作者离乡20多年，一方面融入南方江门这座城市追逐梦想，感受着现代生活；另一方面，那颗纯粹的心始终徘徊在这个繁华的城市外围。她在“心灵——物质”的交替、推搡、拉扯中，在身体离乡与精神返乡之间的回溯式思考中寻找生命的本真。

在这首二十二节的长诗《响滩，响滩》中，诗人呈现了她的生命印记，其对生存、生活、生命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知和思考。于是，她用清新俊逸的笔触画出了一位农家女孩“逃离”故乡、在异乡筑梦，继而为漂泊的灵魂寻找休憩之地的轨迹。

美国学者、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说过：“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响滩，响滩》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本真体验，于生命体验中“放进”诗歌。对于一个生活在偏僻山村的小女孩，3岁失去母亲，与父亲相依为命，其孤独寂寞可想而知。当她感到零丁子立时，她“试过，和落在菜园里的小麻雀做朋友/和在泥土里翻拱的蚯蚓做朋友/……”当她吃着简单的食物时，感觉“被月光亲吻过的糍粑/那一把山中采摘的野桑椹……它们都是老天爷赐给你的珍果琼浆”，生活的磨难没有折断这个女孩的梦想，她“想象自己是一只飞鸟”。可见，诗人似乎已经找到了“对付生存困境”的灵丹妙药——诗性地生活。这也是为什么熊正红的诗能够打动人的地方，因为她在诗中展现了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一文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越是在先行道说中隐藏自己，到达就越是纯粹。”所以，只有紧紧抓住语言，才能使诗性精神纯粹从语言中生长出来。在《响滩，响滩》中，语言浑然而出，没有佻牙露齿的晦涩艰深，没有故弄玄虚的凝滞幽暗，更没有故作高深的清冷疏离，有的是真诚、干净、明朗，诗人于自然朴实的语言中呈现自己感受世界的深度。整首诗的语言表现形式简洁、利索、明了，从顺序和结构上来看，基本是按照作者成长的经历为时间轴和精神发展的内部逻辑来进行线性叙述、描写、抒情。“那个五岁的你，站在山间小路上/黑暗将瘦小的你吞灭……”“第一次离开小木屋的时候你十四岁，驾着你的小木船”诗人在清新隽永、质朴晓畅的语言输出中，使自己生命中每一个瞬间转化，都成为独特的灵魂进阶。

诗人还善于把自己的主体意识投射到绵密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上，增强诗歌的内在张力和厚度。比如“月夜”“小精灵”“天使”“星星”“萤火虫”“蝴蝶”“小木船”“腰梁”“红高粱”“响滩”“天堂”“绍兴的乡庄”等等，突出了诗人即使处于人生低谷中，也从不放弃追求。继而，再运用“吞灭”“张开”“牵引”“无知无畏”“滋养”“挺直”等动词，使得整首诗十分丰满，有着极强的穿透力、空间感和延宕感。面对生存、生活的困境，诗人以坚韧的意志永远保持向深度挖掘的向度，实现了主体性的超越。

孔子论《关雎》诗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是说，这首诗，无论是快乐，还是悲哀，情感表达平缓克制，拿捏有度。在《响滩，响滩》中，诗人总能于平静克制中释放深沉而真切的丰沛情感。她一路走来，经历了幼年失去母亲，在孤独、辛劳中度过童年；经历了南下闯荡、漂泊、受压，最后破茧成蝶。她从偏僻落后的山村“奔”到繁华似锦的城市扎根，这个过程，她经历了无数的痛，但她没有“凄凄惨惨戚戚”般的绝望颓废抒情，也没有“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般的愤激发泄，而是把灵魂深处的“疼痛”通过不疾不徐的“写实”笔法向读者展示。比如，她写想念母亲时，“它带来了无数个穿着白衣服的小精灵……你知道它们是你去了天堂的母亲……”整首诗没有一个“痛”字，却痛入骨髓；她写童年的辛苦时，“牵着牛让它在田埂边吃草”“埋头割出一大捆猪食草”“在烈日下学着老爸爸插秧”……整首诗没有一个“苦”字，却无处不苦。“写实”手法的运用，体现出诗人某种程度上冷静、达到“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审美效果。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亮程说：“没有故乡就没有文学。当你觉得世界陌生，文学能帮你回到童年的村庄。”诗人熊正红在追逐“诗和远方”过程中，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不可避免，她寄望于某种生命的对话，当她站在故乡之外，处于童年时光之外时，才猛然发现，她曾经“逃离”的“响滩”，就是她寻寻觅觅的生命和精神的栖居地。于是，她回溯过去，铺陈、叠置在“响滩”中成长的“爱与痛”的心灵之悟，不期然地，《响滩，响滩》便成了诗人时空转换与寻找生命本真源源不断的书写。

四季话语

春闻艾草香

梁征

四月清风徐徐，万物闻春而动，五颜六色的花儿驱走了料峭的春寒。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满是艾草的身影，嫩嫩的新芽刚刚舒展开来。掐一点放在手心搓一搓，清清淡淡的，这是春天的味道！

古籍中记载艾草即艾叶，艾叶性温，味苦、辛，能入肝经、脾经、肾经，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祛湿止痒以及祛痰平喘等功效。有句老话，“清明前后吃艾饭，一年四季不生病”，现在春天里不吃艾草糍粑，错过又要等上一年。于是，趁着鲜嫩采回家，做成艾草糍粑是当下最应景的事。

儿时，我在乡下长大，那时的田埂旁、池塘边和菜园里，都有艾叶的身影。印象深刻的是每年清明节前，家家户户都会采摘艾草回来，先在门边挂上一串，再将其它艾叶放到锅中熬煮，着手制作艾叶汁。那几天，村子里到处都是弥漫着艾叶的味道。我们家也不例外，每每这个时候，我最期待做艾叶糍粑，不是因为有多好吃，而是可以跟着大人跑去采摘艾叶，提个小袋子，沿着田埂寻去，很快就能找到它们的身影，不到半个小时，我们便满载而归了。

那时，奶奶最擅长做艾叶糍粑，只见她把艾草洗净、焯水、切碎、挤干水分后，取过滤后的艾草汁，与糯米粉拌匀。不一会儿，糯米粉团变成了墨绿色。这时，拿来一小勺花生油或者茶油润滑双手，取一小块面团在手中轻轻揉搓成一个大小均匀的小团子，双手轻拍几下，圆形变成了扁平，接着加入准备好的豆沙馅、花生馅等，再将其揉搓成团。随后，将艾叶糍粑放上锅开旺火蒸，没多久，阵阵艾香便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待到绿油油的艾叶糍粑新鲜出炉，尝上一口，细腻软糯的豆沙馅，甜而不腻，伴着清淡悠长的艾叶香，甜蜜在舌尖流转，至今仍令我回味无穷。

在我离家求学、工作的日子里，也吃过其他地方的艾叶糍粑，有的中间加上芝麻、花生碎、红豆等馅料，放到粽叶上蒸，做法讲究，各形各色。于我而言，没有一种艾叶糍粑比奶奶做的艾叶糍粑好吃。因为在我眼里，身处乡下的奶奶用最质朴的原料——糯米和艾叶，做出了最地道的美食，早已成为我难以忘记的美食。

如今，又是一年春来到，艾草被春唤醒，走进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一丛丛嫩绿清新的艾草。望见那一抹绿，闻到那一阵香，感到那一股暖，我的思绪随着这清香飘向了那段遥远却又无比熟悉的童年时光，故土情深，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散。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地址,并附上
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
字内。



诗歌

谷雨

陈海金

棘树花开

一如飘香的云朵

在暮春的村庄

搁浅一个花期的时光

布谷声声

唤醒童年的记忆

在结满桑葚的枝头，萦绕

浮萍轻轻

是故乡的心语

在浅水的柔情里

摆渡一片片绿色的希望

谷雨，一场春天的告别

从清晨到黄昏

雨水的变奏滴滴答答

喂肥了茶树芽叶上的离愁

柳絮纷纷扬扬

飘落在一顶草帽上

赶着水牛的父亲

走向田野，走向春耕

把梦里拔节的农谚

走成长长的田垄

《春满枝头》
李友转
摄

茶煎谷雨春

甘武进

“风传花信，雨濯春尘。”随着谷雨节气正式出场，春天的故事也开始进入最引人入胜的戏份。

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经过一个寒冬的蛰伏，家乡的茶树在雨水的滋润下冒出千头万芽，碧绿葱翠，鲜嫩欲滴。这个时候，沏一壶谷雨茶，茶芽肥硕，色泽翠绿，香气怡人，壶中有久违的云雾山川，有诗意的春暖月圆，更有超脱于浮华之外的真趣清欢。那馥郁的清香，穿越苦闷的冬日与单调的岁月，慰藉了人的心灵。

谷雨茶，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又叫二春茶。春季温度适宜，雨量充沛，使得春梢芽叶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茶叶鲜活，香气四溢。于是，谷雨节气素有摘新茶的传统。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谈到采茶的时节：“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民间谚云：谷雨雨雨，采茶对雨。

采下来的鲜叶经晾晒、杀青、揉捻、烘焙等多道工序，与冒着热气的水相遇，倾情化身为一杯香气袅袅的茶，一簌所有期待已久的爱茶人。春季茶芽最嫩，茶叶口感更为鲜甜，而谷雨茶成品的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更多地保留了鲜叶的绿意，更对应着这个季节的

生趣盎然。一缕谷雨新茶的悠悠清香，穿越千年时光，直至今日依旧让爱茶如痴的人念念不忘。

唐代僧侣有饮茶风尚，晚唐著名诗僧齐己留下了三首与谷雨有关的茶诗，其中一首是《谢中上人寄茶》：“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绿嫩盈笼，清和易晚天。且招邻院客，煮茗落花泉。地远劳相寄，无来又隔年”。在轻雾如烟的茶丛中，翠绿鲜嫩的春山野茶很稀少，乃至天色将晚时，还未采摘。尽管谷雨佳茗难得，但诗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招来邻院的客人品新茶。

喜爱香茗的文人雅客有诸多诗咏之。唐代诗人陆希声《茗坡》诗云：“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谷雨前所采之茶更为名贵，故作者在摘煎时也不能不怀着珍惜的心情了。苏东坡在《望江南》中写道：“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细品该词，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东坡先生便坐在对面，挑炭烹茶，品茗言欢。

黄庭坚诗云：“未知东郭清明酒，何似西窗谷雨茶。”在这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季节，敏感的诗人用手中多情的笔在书卷上肆意风流。鲁迅说过，有好茶